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二十七　　明　周復俊　編

表　疏　狀

上漢帝表　　漢先主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

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常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

斬諸吕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
篡盜已顯旣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
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
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僚見
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
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
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輙順衆議拜
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

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奬勵六師率齊羣
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
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辭先主表　　　　蜀孟達

伏惟殿下將建伊吕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
吴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
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内無輔
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醜也臣聞范蠡

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覩當其事益以傷絶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

敢謂非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臨發漢中上後主疏　　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
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
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畀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

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

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乞伐魏疏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遺意也而議

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吴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

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

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乞立諸葛亮廟表　　　　督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之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懷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

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上襲魏疏　　蔣琬

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

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凉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諫後主疏　　譙周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厚薄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莫不

快情恣欲怠于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於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齎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

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冦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内和一大小戮力

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䡵
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難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
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
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
夫憂責在身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
之時願省滅樂官後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
子孫節儉之教

進諸葛氏集表　　　　晉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録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删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

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勢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

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如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

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葢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

聖人也考定尚書咎繇之謩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謨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夔州謝上表為柏都督

唐杜甫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隕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勳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洽主客

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寛以困窮計無所出衰令之人庶古之道内救惸獨外攘師冦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顧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夔州論利害第一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准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勑諸州刺史如

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伏見貞觀中詔許羣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布衣遂因中郎將常何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其事擢周為御史至龍朔中壁州刺史鄧弘慶進平索省精四字堪為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遷弘慶為明州刺史則知苟有見雖布衣之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況臣早受國恩德宗朝忝為御史逮今歷事四朝頻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

陳謹准勑上利害及當州公務各别具狀以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

夔州論利害第二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准今年正月五日德音宜令諸道觀察使刺史各具當處利害附驛以聞者伏惟皇帝陛下睿哲自天纉承列聖善述先志發揚德音率土人臣不勝慶幸臣虔奉詔旨宣示蒸黎伏以華夏不同事宜各異詳求利病謹具奏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伏覽國史竊見開

元十八年朝集使至京玄宗臨軒親問利害時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論轉運甚詳竟不行下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再以前奏論方見允納比及三年漕運七百萬石省脚費三十餘萬貫當耀卿前不見納必有人非之及後數年方展其效臣假守遠郡敢望言行祇奉詔書或兾萬一伏惟明主擇之

謝政刑箴表

韋臯

辰象在天睿文昭煥體弘述作義著箴規發揮刑政之

源擻藻皇王之道況理包繫象詞正典謨豈惟炯誠心
靈實乃化成天下伏以刑清則功濟化育政治則俗致
和平大哉聖言允叶天聽臣職守方鎮宣揚教化仰觀
睿藻伏荷時休思欲紀在盤盂周旋佩服不若懸之日
月埀範将來是用課率柔翰形於傳寫刋於琬琰之上
表於府署之門示文武之楷模為古今之殊觀其碑刋
刻已畢見立屋宇謹令修裝三本隨狀奉進臣藝能薄
劣筆札無功貴竭臣子之誠式揚君父之德輕塵旒扆

伏用兢惶

批答

朕以為理之本繫乎刑政頃因退朝偶有製述用錫人極庶叶時中聊以自規豈能建意卿道賛元化志宣大猷爰勒貞珉躬自染翰克盡事君之節益嘉將順之心省閱再三嘆賞無已

代李侍郎賀收成都府表　　　　呂温

臣某言臣伏見高崇文奏某月日官軍入成都府逆賊

劉闢走出見勒兵追捕者臣聞夏震秋落乃覩成物之功善陳有征方見勝殘之理然則殺之所以生之也動之所以綏之也氣和則歳功早就德盛則廟筭先期無遺鏃而巨寇窮奔不血刃而全蜀底定奔走夷裔鼓舞生靈騰瑞氣而躍祥風披慶雲而捧白日伏以陛下纂臨宸極維新庶政拓跡開統之始作法定制之初而賊闢敢犯天威首干大紀恃嶮與遠窮凶極暴雖禍淫助順誠天道之必然而制勝舉全皆聖謀之自出諸軍既

集鋒鏑爭先陛下以為方暑用兵觸冒害氣與勦人而欲速寧全衆以功遲遂令緩螻蟻之誅抑貔貅之銳休養磨礪以須秋期由是感恩而思奮者萬心如一又高崇文嫉惡太甚殺傷小過陛下推弔伐之義弘覆幬之仁茲寇是誅吾民何罪遂令逐北者生致為上脅從者獲則捨之且諭鴻私仍加安慰由是飲澤而向化者十室而九加以聖慈曲被大信有孚當挾纊之時賜戰士悉出內府開食椹之路賞降者曾不踰辰遂使昏迷革

心義勇增氣江山自拔雷雨長驅巨魁假息而逃威士衆順風而捨杖市不易肆巷無驚犬人家肉骨户辭倒懸旌旗導長養之風金鼓發生成之氣然後知至化能殺睿略無方大典用彰神武可畏全包形器之内有罪必誅旁行天地之間無思不服臣謬膺重寄親奉昌期坐觀氛祲之清目覩鯨鯢之戮手舞足蹈倍萬常情無任慶抃感躍之至

請築羅城表　　高駢

乾符二年夏六月公以蜀土自咸通十一年并十五年兩遭蠻冦攻圍子城廹窄遂具聞奏請築羅城星月戊辰上表曰

臣聞杖鉞擁旄顯受專征之寄殿邦守土必尊共理之規蕫厲節以輸忠須興利而除害伏以臣當道山河雖嶮城壘未寧秦張儀收蜀之時已曾板築隋楊秀守藩之日亦更增修堅牢雖壯於一隅周匝不過於八里自咸通十年以後兩遭蠻冦攻圍數萬戶人填咽共處池

泉皆竭熱氣相蒸其苦可哀斯獘可恤臣前年赴任之日纔過劔門料蠻賊奔逃不敢迴顧先遣走馬入府放出城内戸人莫不懽呼稱見蘇息臣今欲與民防患為國遠圖廣築羅城以示雄闊將謀永逸豈憚暫勞臣深受國恩實思忠盡倘允所奏乞宣付宰臣僉議

又表　　高駢

西川境邑南詔比隣頻遭蠻蜒之侵淩葢以墻垣之湫隘寇來而士庶投竄只有子城圍合而閭井焚燒更無

遺堵且百萬衆類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奬井泉
既竭溝池亦乾人氣相蒸死生共處官僚暴露老幼流
離但言牢城未敢出戰貨財而豈能般輦商旅而空懷
怨嗟無是戎兵同行剽劫賊路不能控扼軍營罕習干
戈遂使蒸黎枉遭塗炭臣初到統押便與經營平夷鎮
之隄防焉能跋涉大渡河之把截誰敢過從然須更議
遠圖以防後患嚴設武備廣築羅城雄壯三川保定千
載使寇孽遮圍而不遍軍戎偎倚而無疑旋奉詔書令

臣參酌許興版築萁盛藩維遂乃相度地形揣摩物力不思費耗只繫安危趣十縣之人丁抽八州之將校分其地界授以城基運土囊而子來持石杵而雲集大興畚鍤廣備資粮五十堵之周迴川中捍蔽百萬人之築起空裏巍峨日居月諸功成事立金湯既設鐵甕如堅控地道之莫能徒云入寇縱雲梯之強立無計登陴白露屋之凌空躋攀莫及青城山之對峙形勢不如擁門之扃鐍堅牢曲角之規模周密壕深莫跨壁峻難攻外

邉埤堄之崇高內面欄杆而固護獸頭帖出鴈翅排成覆瓦烟青甃連苔碧縱巒再至無計重圖此皆仗陛下之睿謀使微臣之叔制鬼神扶助社稷庇庥臣限以守鎮不獲奔詣闕庭無任踴躍屛營之至謹畫圖差副使中散大夫內謁賜紫金魚袋楊德章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兵部郎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裴峴等奉
進以聞

僞蜀王建草斬陳敬瑄田令孜表　馮涓

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非因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臣輒行閫制處斬訖

上王建疏　　馮涓

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蓋以安民為先豈財為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今自土德下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鬬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

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强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

上災異疏　　僞蜀李道安

倉廩者國之本糧食者人之命固其本則邦寧重其命則人富今粒食中皆生蜂蠆切疑在位貪鄙奪民農時戕害人命故天生災異以為警告又蟲皆曳米而行恐邉鄙不寧干戈忽起饋挽相繼人不堪命伏願少精聖慮與大臣恐懼修省以消災異

賀江神移堰牋　　杜光庭

伏覩導江縣令黄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於龍冢李冰創堰分白浪於龜城導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肩之誓表則有常若懷山沃日之多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昨者夏潦勃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當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震霆纛地白雨通宵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俄成浸溼頓

滅於京江奔蹙盡移於硤路仰由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佑編於簡冊冠彼古今叨奏奬私彌增抃躍謹奉牋陳賀以聞

王衍降表

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屏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孽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徇輿情正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二疆以安生聚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不諶梯航畢

集文軏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欵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令則委千里封彊盡為王土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荆竢罪望迴日月之照特寛斧鉞之誅顒佇德音以安反側喜我帝祚中興羣妖悉滅待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懽吾皇迴感于蜀皇復禮遠酬于厚禮臣則叨承玄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踢地臣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

諫用兵疏　　田淳

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為政不平重募組奪女工貴雕鏤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誠納諫之心微自滿假馭朽之念漸乖始卒載舟覆舟不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藉支禦若失人心其何以濟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揺動莫測其故家搆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寧若夫舉衆興師須明利害況關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一鳴前鋒稍接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今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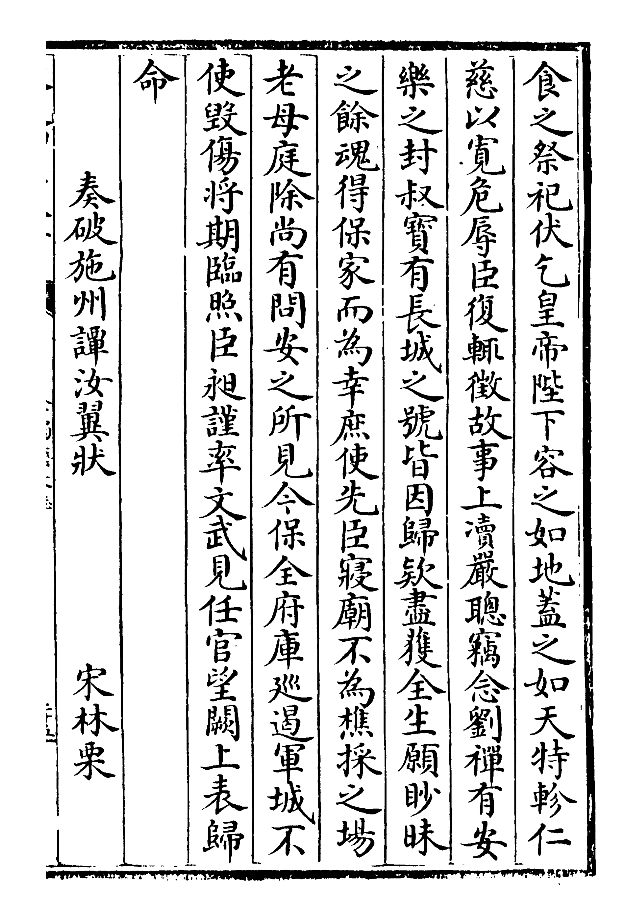
静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為防邊乎為赴敵乎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若云赴敵則須先決便宜師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既怨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兵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朝之帑藏比柴氏之困廩至於法律刑名聲明文物彼長此大差于不同須用權奇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鬬恐未十全況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使柴師能於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倘入隘途如無手

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細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日繼月以時待年敵勢自羸我師彌銳不折一戟不失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為上計符合天機

孟昶降表

臣生自并門長於蜀土幸以先臣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

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贄奉琛之禮葢蜀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愆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


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
慈以寬危辱臣復輒徵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
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欵盡獲全生顧眇昧
之餘魂得保家而為幸庶使先臣寢廟不為樵採之場
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廵遏軍城不
使毀傷將期臨照臣袒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
命

奏破施州譚汝翼狀　　　宋林栗

臣聞詩書所稱柔遠能邇孔子論政亦曰近者悅遠者來夔所部州十有五施黔之外是為思州其土世襲而不屬於官葢疆以戎索使捍諸夷内以暨文教外以奮武衛云施有姦民曰譚汝翼以兼并為富以陵脅為彊吞噬無厭包藏不軌交鬬夷落結成疽根二十年間帥守監司莫之能詰其詰之者反得罪於有司膠滋長涵濡孕毒已稔淳熈八年夏六月知思州田汝弼卒譚賊乘罅舉其衆南掠黔江焚田氏之積俘其奴客以自封殖

施黔廵尉唯所使令再役跳踉僵尸滿野而溪壑未盈
方繕甲兵料丁壯以為大舉而田之嗣息操戈袵革起
復其仇踰黔蹂施施人大震扶携奔逸繫踵於塗田次
慈求溪限以一水不得度而退方謀濟師譚躡其後戰
於太平驛斬首二十有二歸而飲至策勲行賞鼓吹道
從令於一州州人懾伏無敢後先哆然遂有鴟張虎視
之謀臣以庸虛誤分閫寄自閩入蜀罔究端倪秋八月
既望方領郡事旬有八日而施檄至詢之民吏喑不敢

言懲艾創夷變生肘腋臣亟走一介傳檄三州然後田
譁之訟兩造庭下臣即日以其事聞檄施州守臣張遇
赴司稟議而以本路兵馬都監傅汝賢攝兵鈐以行部
止而印其代之譁賊氣奪東西求援恃其財力可以變
亂有司下民皇皇官吏首竄莫知所嚮仰惟陛下深居
九重明見萬里之外乃以春正月辛丑親御宸翰付制
置使陳峴以及微臣開示謨斷指授方略臣拜手蹈躍
宣示所部使之激厲咸若陛下面命而親撫之越三月

辛未汝翼潛返於家癸酉奮其螳臂陳於沲河橋施之將士聞變而起小大用命一戰而遂破之渠魁奔竄無所於匿歸命於闕下而一方遂平施之將士與燕之吏民萬口同辭皆曰此天子之功也若元濟承宗則遂其計得何以成蔡功乎已而施人惶遽請以黔江之田盡歸於吏則柔遠能邇近悅遠來之證不為虛語臣謹以辛丑詔書勒之堅珉以垂不朽昧死奏聞

乞褒贈江公望張庭堅等疏　　　呂好問

臣聞之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書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夫惟不匿厥旨則莫若明示好惡使民知禁而自從也所謂好惡者賞善而罰惡勿任已之私意而已矣臣竊見朝廷近日用人賢不肖雜所以好惡不分是非不別臣謂陛下宜先推明以示四方潛德隱惡各有所處以定民志有不可緩者元符之末多士盈朝故司諫陳瓘江公望正言張庭堅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龔夬等皆以忠直自奮知無不言捐軀徇國不顧妻子

其後蔡京趙挺之等得志首加擠陷意欲置之必死不遺餘力巧發奇中衆為寒心賴太上皇仁恕力為保全得免誅戮死亡之後妻子窮困至今未復今蔡京略正典刑而此數人尚在責籍子孫凍餒人人皆憐憫陳瓘已贈諫議大夫任伯雨子得一官外江公望張庭堅龔夬等並未昭叙非所以示好惡而不匿厥旨也伏望陛下特降睿旨將公望等並行褒贈仍各官其子孫周恤其家使天下後世為善報國者知所勸勉而姦雄巨惡

常有畏懲此誠所宜先也

全蜀藝文志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李 采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全蜀藝文志卷二十八

明 周復俊 編

書牋

與王商書

蜀秦宓

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

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嘆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内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

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與劉璋牋　　法正

初張松說璋迎先主使討張魯法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令還取璋及先主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

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賤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

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粮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粮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

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粮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令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禍福之門今二

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

将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與諸葛亮書　馬良

先主領荆州辟良為從事先主入蜀諸葛亮從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

聞雒城已拔此天助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悦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

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獄中與諸葛亮書　　彭羕

時左遷私情不悅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付獄

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龎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忠不義之

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

足下未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吕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

荅張駿勸稱藩書　晉李雄

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

在閤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為大

再與蕭紀書　梁元帝

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玆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羌奴畔渙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

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二首　唐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賢聖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峙（一作翥）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羹藜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可必定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

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鮹井鮒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鸚亦將騫翮而疑之及其衝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騰氣則虹蜺掩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歛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洎乎雄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

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剸斷為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者等並玉山髙族金堤勝侶列子弟於千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鍾鼎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鳳攝鑷疑作將虬梭交響晉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緑幘青裳家僮數百冲襟恥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

有雲泉之氣北齋開敞南館靈閒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耻嵇阮之交疎虚席延賓恨原常疑作曾之客少實烟霞之數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没諳梁城閱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没生氣猶存况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搢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閒低首俯眉取濟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欝怫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

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屠釣之間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慙車馬倘能投心季子遥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髙而林野疎候肅而江山静輕蟬送夏驚鷰晩吹於風園旅鴈乘

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纊成於南畝秔稻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溥游縣載飄寓淹時歡蹟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謡臨阮籍之窮途唯知慟哭庶憑賙給以濟漂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又

蜀都廣鎮岷墟奥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既有期英靈間出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逼渌波驚亡疑作七柱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鍾之節豈道窮經祕妙

聽察於無聲理實杳冥玄應通於不測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因霜落鐘鳴霜非扣鐘之具矣况乎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札無味殊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志僕雖不敏嘗從事於斯矣嘗謂薰猶不共器梟鸞不比翼是以類乎方者接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擯而道不可藏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臂遁形蒼海之隅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

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為芻豢以衣冠為縲紲方欲乘鸞鳳而撫霄（疑作雲）英鞭虹蜺而採煙液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謨樹終軍之策因機入務懷素將相之門沐露霑霜擁篲公侯之室然則拾青紫於旦暮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有官者可謂懸二途矣而斂手長揖強顏高視低心於蹇躓之辰忍恥於栖遑之日者哉渭濱留釣鷹揚之業未萌淄源滯收（疑作牧）鴻漸之資蓋寡及其攀窮運接靈期乘

雲雷而清八極和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冥機所運吉凶於倏忽之間玄命所移飛伏於斯須之際以日月且至聊復爾耳方今炎飈謝節爽候開辰風高而宇宙清霜下而亭郊肅歸雲止鴈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虹寫晴規於北岸螢疎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故豈奇賞僕一違秦隴再革炎凉戒行李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超曠曾山重複吳宫尚遠頻驚去鷰之心楚峽猶賒已下聞猿之淚徒以風猷未隅道義相存幸承知己之

心稍緩他鄉之思一作意 昔者虞公再見懸光白璧之間

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況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茂

於金蘭希照窮途遠流嘉貺若使恩裁口腹空留安邑

之賓思闕始終取恨昌亭之客

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李商隱

姚熊頃時鬬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憲當

道頻奉臺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為未適顧惟

獎府託近貴藩雖蒙與國之恩猶在附庸之列仰遵教指尚懼尤違敢遣賓僚往專刑獄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判官李商隱侍御往以今月十八日離此棊素無材効早沐恩憐獲接仁封實惟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心朝暾是誓其他並附李侍御口述伏惟照察

復坦綽書　　牛蘩

咸通十四年兵部尚書牛公蘩除劍南西川節度使

十二月坦綽至雅州差使送書上川主云此時正欲

專請京都懇求朝見論理枉遭讒間隔絕梯航與與

尚書繼好息民朝來暮往今故假道貴府請於蜀王

殿下三五日即便前進公覽書驚駭乃復書曰

十二月二十四日劍南西川節度觀察安撫使守兵部

尚書成都尹牛叢致書於雲南詔國坦綽麾下專人遞

到示諭忽臨承統押師徒來及近界竊以詔國自為背

叛積有歲年乃出於六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禹會

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廵方嶽之時不得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摠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蔚有華風變腥羶蠻貊之邦為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效忠誠累肆猖狂頻為妖孽自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盡以姑務含容不虞搪突遂令凶醜以害生靈況乃畎橋喪師沲江敗績於何

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輒舉螗螂之臂大興豺豕之心仍搆狂詞乃云假道所要於蜀王殿安下三五日即便前去者且先代帝王之宫也豈外邦蠻貊以居之是必天怒鬼誅殞身喪國以爾欲其褻瀆示彼誡懲況天設華夷國分大小小當事大夷不亂華豈有興動蠻師甲兵侵凌天子藩屏必是坦綽數盡之歲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恤其民妄動於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師深入鑄柱之境必不更七擒

七縱即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後悔無及坦綽令既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比戰場點齊戈甲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即遂鼔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送書並已囚縶候於軍前用以釁鼓令發遣鄭嚨段首遷二人持此報書望詳覽不具某白

上王建求賢書　　偽蜀許寂

許寂會稽人梁祖遣將攻荆南趙凝奔蜀寂與之行建聞其名而館之及開國以為左諫議大夫判門下

省武成初上書於建曰

歷代之君乘時啓運莫不博訪髦士詳求謀畫以武定禍亂以文致康乂故軒皇命六相虞舜舉八元伯禹拜昌言成湯師一德周有多士文王以寧此歷代之大經求賢之極摯也今百辟之中有謀可以策國勇可以盪寇或博究治體或精知化源未擢顓於明庭尚含光於庶位者伏望恢闢門之路開納牖之途親賜顧問以觀其能寘之列位盡其獻納俾官無敗政人無滞才

梁聘書

王蜀武成二年梁遣使通聘書曰

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傑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基為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懽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隅絶於音塵止因緣於間

諜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胝胼粗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受都河洛用荅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篤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嘗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關特遣行人先

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孼妖巢合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逭殆至滅亡允諧犄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嘆沃今專馳御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别卜塤箎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禄卿盧玭閤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别幅謹白

别幅

馬一十疋玉犀帶各一雜物藥物等右件藥物等或来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於薰爐或華妙可資於寶翫光涵星斗藥有君臣願仲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縟禮粗達深衷特布檢留幸甚特白

蜀荅聘書

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梁皇帝閤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縈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釁凌夷於

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綦夵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惟貞竟無意於興邦止施仁而濟物以此内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來朝爰徵

史策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彊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為謀稱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新永言梁蜀之懽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坦無間諜之嫌再叙始終之約欽慮則春氷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遂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焦勞而勵已

用勤儉以帥賢常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
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聯鑣六龍並駕稱德曾參於萬
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覲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
帶皺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珎奇鋒利過於雪霜雅
器價齊乎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
思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
星槎緘章不候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忻榮慰嘉併
集於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迴避陳所志幸望開覽謹

白

謝信物書

右件鞍轡馬腰帶甲胄槍劍麝臍琥珀玳瑁金稜椀越甆器幷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雕鞍撼玉堅甲爍金十圍希世之珎六轡絶塵之用槍森蛇榦劍耀龍鋒金稜含寶椀之光祕色抱青甆之響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珎華並由恵好謹酬謝而增愧仰渥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慙祇受

奏記王建興用文教　　王鍇

王建永平元年作新宮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鍇以建起自戎伍而據全蜀未能興用文教乃作奏記曰

伏以羲皇演卦神農造書陶唐克讓是昌禮樂有虞濬哲乃正璿璣禹湯文武功齊天下故能卜世延遠垂裕無窮逮乎六國諸侯力政秦滅墳典以愚黔首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不武尊文蕭何入關唯收

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内晏然興崇禮義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備顧問麟書鳳紀填溢於未央玉版金繩充牣於祕府班固曰周稱成康漢稱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崇禮官開金馬石渠之署以議典禮樂府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間作於世或紓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孝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負古罕比世祖承喪亂之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焚寬以用人明以率下兵革

既息寰海乂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碩羣臣每有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講論經義夜分乃寐不以為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墨朝誦夜講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太宗之遺風常於白虎殿會集羣儒推演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下述品物參於傳記内别六經若披浮雲而覩天日設華燈而入闇室詔玄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魏武博覽羣書究心兵法抄略書史名曰節要又注孫子十三篇尤好

篇詠動為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博覽古今貫穿經史及居帝位益尚譙和坐不廢書手不釋卷晉宣博學洽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百揆萬幾之暇未嘗廢卷景文之間咸盡儒術宋高祖豁達大度涉獵典墳討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博涉經史尤善隸書每誡諸子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寬厚嗜學好文曾無喜愠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老成人得與周孔比德蕭善艸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博多聞有文武之

畧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為綴裂諸子悉有文藝聚書討閱晝夜忘疲元帝好易韋編三絶東閣聚書十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倜儻雄傑過人窮究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後魏道武立臺省興儒學五經各置博士講問如市塾序成林北齊有文林學館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齊所得纔至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之後牛弘分遣搜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

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分為三品除祕書所掌而禁中之書任馬唐高祖一區宇剗革暴隋六合宅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睿聖文天資英武嘗在藩邸命博學之士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為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聚經史及居帝位隨才擢用於是弘文館皆置學士玄宗開元五年於乾元殿置修書使名學士張說等讎於集仙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内庫麗正殿置修書使又名學士張說等讎於集仙殿名

集賢其修書使為集賢殿學士自是圖籍不獨祕書省弘文崇文館皆有之集賢所寫則御書也分為四部一曰甲為經二曰乙為史三曰丙為子四曰丁為集兩京各一本共一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經庫書白牙軸黄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青牙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緑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為分别以大學士專掌之歴代以來咸有相述廢置沿革或有差異今但畧舉帝王故事及祕書之職幸冀乘覽焉

諫孟昶書　　辛寅遜

寅遜成都人孟蜀明德二年昶好擊毬左右不敢諫寅遜為茂州録事參軍上書昶雖不從亦優容之末幾馬蹶太后曰奈何以馳驅為樂貽吾之憂自是稍止

臣聞諸名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

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於俎豆豈有以非禮養太子哉由此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祖皇帝節衣儉食恵養黎元化家為國傳之陛下陛下宜親賢俊去壬佞視前代書傳究歷世興廢選端良之士置於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戲擊鞠妨怠政事奔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投摴蒱於江況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臣又聞食君之禄懐君之憂臣

雖為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罪未嘗不振衣踊躍
以為再覩有唐貞觀之風也今復聞陛下或採戲打毬
雖宮禁無事止於釋悶亦可一兩月時為之臣慮積習
生常不唯勞倦聖體復且妨於庶務諸司中覆因之淹
滯其次奔蹄失馭奄有驚蹶陛下雖自輕柰宗廟社稷
何

與孟昶書　石晉高祖

孟昶明德三年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親之舊書曰

大晉皇帝奉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憝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陁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懽機務方殷保攝是望

蜀主孟昶結河東蠟彈書

初蜀土五十州後主昶性慈孝明敏刻九經置貢舉季年求治太過好聚斂宋興宰臣李昊上書以中原久否今聞真人應運禮宜貢奉如允所請願備行人

時信近密弗納𪗆聽王昭逺密議不與宰執商量結援太原其文不委翰苑昭逺自令幕吏張延偉所作

畧曰

早歲曾奉尺書尋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罰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九成蠟彈細人歪露由是興師

賀遂寧張舍人啓名震　　宋晁公遡

起於真祠授以督府朝士乍聞而嘆息何以遽歸天子

尋為之驚嗟夫豈不用玆頒明詔允穆輿情恭惟某官如古争臣負世重望至今表著議論士皆稱切直而盡規大疑謀心及人後雖咨衆忠言逆耳利行誰復似公頃居璦路之時亦上漢庭之奏力陳皂棧之性難涉江湖之行果驗其言馬之死過半矣每觀所至獸相食且惡之信為蕃宣之良尤稱慈惠之最未容報政即入告猷惎不喜一方之民獨霑九里之潤所願執事等輩盡登輔相之尊遂使今日朝廷再若仁宗之盛

謝魏師鶴山　梅亭

夊生不學蹇蒲柳以先零初度無能用樵蘇之後覺過辱兩童之秋月見期千里之春風留歸壓於漁舟難捲還於鯨鎽恭惟其官拍肩諸老畜眼一人天不椓民将謀及詩書之帥人能揀道恐宜須條教之科閲六十服戎之夫窅千里餽粮之役我辰安在敢祈牛斗之有神夫子言之或免蟪菌之俱腐云云先生與之言則對參奚避席之疑小子何莫學夫詩武也請卒童之受

全蜀藝文志卷二十八

全蜀藝文志卷二十九　　明　周復俊　編

書

上蜀帥韓密諫書　　宋范鎮

鎮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而賢之登必本于鄉也故登于其鄉則知所以為人父知所以為人子知所以為人兄知所以為人弟而慈孝友恭惠聰質仁秀出於衆者可得而官使周之王制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

學簡帥教者而賔興之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則漸焉繇舉收而起者有之自賈暨而奮者有之亦已小駁及其下郡國以賢良方正遜讓之詔而班固云大漢文章與三代同風有唐沿隋制專用詩賦策論而升黜爾時美談之尤尚者若同人舉然故開元元和間號稱得人之盛國家順考古道思皇多士四門允穆而畜德積行無壅閉於上數路兼收而藏才韜能絶沉㝠於下受大小以咸足象遠近而弗間内有伊周之德之

美謨明而告猷外有甫申之才之珍蕃宣而樹教固宜宅巖廊而高拱造大庭而與稽恭已無為仰成左右而已尚且深詔執事求之如不及豈非首賢而為治乎逖矣西土上當井絡之次下亘坤維之隅江漢炳靈岷峩儲精自司馬相如王褒何武揚子雲之生遺風流聞不絕若綫近年移三互之法除限口之令而揚軒陀服王塗者歲闈起閭閈遊聖闈者日有方朝廷申大比之期而執事當敦遣之職其為書自干薦者以百數至如服

儒學之舊屢困不更其守則楊助髙行誼之履懿誠以發于辭則章君陳楊韻李綱何褧趙衆謹子弟之帥美聞已彰於時則李南紀吳師孟李慎修其間事業美中忠信待舉懐良玉以被褐藏穎錐而處囊者豈可勝道哉伏惟執事春風以煦之白日以暴之定鑑以臨之誠衡以平之使其揚芬芳破暗昧定好醜審重輕而後先方物之貢利國光之觀者豈惟諸生幸甚亦西南幸甚若鎮之能薦才譾進之使與計偕可也退之以警不肖

可也異日明天子再拜受書三薰而進加地進律以舉
上賞之典賜弓若矢以推藩屏之數寨崇連衽于于而
來鎮文陳於此者直以方今濟濟以三代同風之辰而
同人之舉或幾於息矣伏望執事憫其狂借開懷而恕
接之干冐台嚴伏深戰懼

上田密諫書　　張俞

五月十三日張俞再拜密諫明公閤下四月二十四日
郫縣公人至山伏蒙台慈特賜鈞翰幷示所撰故九河

公真後賛墨圖一本伏讀詳思莫窮文旨觀夫九河公之治蜀始則平暴亂雪民於湯火俾權臣姦豎側目而不動終則立條教納民於軌物俾遺黎生齒懐徳而不忘固乃天下之豪傑宋室之循良也惜乎不遭大用後嗣衰微而讒口囂囂陷為酷吏玆蜀人憤恨之日久矣閣下後其治五十年思以徳教綏静蜀國用能覿其故事不掩厥懿揚其遺風乃作乖崖後序賛夫乖崖者非自譽也而世不通其旨凡論其美必曰乖崖公其辭章

者亦曰乖崖公其甚謬者則曰張乖崖繇是乖崖之號顛倒漂溺不復正之者逮五十年矣今閣下後其賛而辨之曰乖不違正崖而厲公名雖自貶有激於衷繇是乖崖之義判然而明賢者之志炳然而光衆人之言了然而不惑是閣下能盡九河公之心可謂明矣世之人則不然見人之善則忌害掩蔽生其瑕疵蹈人之事則毁詆變更掃其軌迹務成其私不顧笑僇安肯譽前人之尚可道哉閣下獨矯然不私與天下同其說可謂公

矣古之人不得志於當年必遺意於後世以俟知音若乖崖者非閣下誰由明之三蜀之人既思九河公之德復愛閣下之頌其斯文良為不朽矣俞愚闇不達亦欲張閣下之文以俟史官修九河公傳得以采焉

上蜀帥書　　前人

張俞再拜奉書密諫明公閣下世言古之大聖人必曰三皇氏五帝氏羲農在上古其道不可復行故後世唯以堯舜為法歷百聖莫之能易而學者遂傳禹尚不及

堯舜俞謂堯承四聖至治之業在位七十載故能道德行于天地萬物陶乎無為其後洪水暴於九州十有餘年生民流宕彞倫壞亂堯視天下之溺如已之溺乃博咨衆工若臯陶之倫咸不克其事然後舉舜舜亦不能治然後舉禹禹果能治之遂成大功及舜有天下若堯之治乃美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是知滔天之害雖堯舜之聖必待禹而治之苟當時不得禹也生民其如何後世其如何愚恐君臣父子不

為魚鼈則九州萬國淪於海矣安有今日之治哉故謂開闢以來羣聖之功唯禹為大由乎此也百川之長有四瀆而江河為大江出蜀之西徼禹乃生於西羌石紐其地也今淫鬼無名饗蜀民之祀者迨將千百郡縣猶能有之而神禹為蜀人江漢為蜀望大功格天地利澤施萬世曽不得享蜀之祀若一淫鬼斯闕禮之甚者俞甞恨焉伏惟明公治蜀滔滔江漢盡在土宇宜作禹廟用康斯民昔尹吉甫作詩美申伯則曰王命申伯式是

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又美仲山甫則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言政事甚易而人不能行維仲山甫獨能舉而行之明公有申伯法度南邦之德有仲山甫賦政於外之功蜀人愛戴期乎無窮若禹廟之作政之易者衆不能作之明公若能作之可謂存乎聖而順乎民也豈挾太山超北海之為力哉俞近述南賓羣修禹廟碑文一首其道備其事直文雖浮濫理或庶幾方刻廟石以示後世謹録一通上獻謂狂夫之言

而棄之不敢逃戾若謂斯言可采斯廟可成宜載事於金石則江漢無盡明公之德亦無盡焉

答吴職方書　前人

俞頓首二三月至滇江遂入山復歸治獎廬加以人事久不啓訊辱四月二十七日書良釋思仰之勞相示府公謂俞所作講堂頓為叙已之德於書衙立石禮未便安俾别為記聞之惶恐俞遊天下二十餘年知識士人甚衆然未嘗以文字求卿大夫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

郎語僕曰府公興學大作講堂願為之記及行又云記成願示其文今年二月醇翁見語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趙先之父及諸士大夫累累相問講堂記如何思念國家大興學校三十年來凡作孔子廟記州學記者遍天下殆千百數爛漫甚矣古未嘗有也且蜀郡之學最古又世傳其文翁講堂久壞今府公復作之高明宏壯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擬茍欲作記則土木尚未足稱也且記之名又不足鋪揚講堂之義唯歌頌可以傳

於無窮文既成投於府公辱書云求記若銘爾令以頌為既顧何德以堪之奚可輕示於人僕竊思之以文辭淺陋邪不示於人實惠之大者也茍以府學不可為頌邪則古人作之者多矣自漢至唐文章大手皆採風人之旨以為賦頌凡宫室苑囿鳥獸草木君臣圖像及歌樂之器意有所美莫不頌之不獨主於天子乃名為頌晉趙文子室成張老賀焉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于斯君子曰善頌漢鄭昌上書頌蓋寛饒顔師古曰頌謂

稱美之班固皇甫謐皆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王延壽曰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馬馬融長笛賦序曰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作長笛頌嵇康琴賦序亦曰自八音之氣歌舞之象歷代才士並為之賦頌又若揚雄有趙充國畫頌史岑有鄧隲出師頌蔡邕有胡廣黄瓊畫頌揚戲有季漢輔臣頌夏侯湛有東方朔畫頌陸機有漢高祖功臣頌袁宏有三國名臣頌劉伶有酒德頌馬稜為廣漢太守

吏民刻石頌之蔡邕美桓彬而頌之崔寔為父立碑頌之至若袁隗之頌崔寔劉操之頌姜宏李膺陳寔之頌韓韶郭正之頌法真趙岐之頌季札若此之類史傳甚衆略舉數者以明體要又沈約之徒文章冠天下其所博見通達古今皆為頌述以美王侯至唐文章最髙者莫如燕許蕭李梁肅韓愈劉禹錫輩未有不歌頌稱賢人之德美草木之異者僕故取其體而述講堂頌焉則頌之義豈有嫌哉且郡府之有學校學校之有講堂乃

刺史為國家行教化論道義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其於義可頌乎不可頌乎與夫頌一賢人美一草木其旨如何且自漢已來千數百年通大賢文人史官未有以頌不可施於人美於物而有非之者俞竊推府公謙恭畏讓以頌名為嫌應以鄭康成孔穎達解魯頌之義也故未敢以書自陳令足下見教果以府公之言謂體未便安而云重譔一記鄙人豈敢復欲安作以取戾乎況夫講堂頌者始稱國朝文章之盛次述府公興勸

之遂明學者講勸之義終美宣布之職振天聲於無窮庶乎詞義有可采者也至於鄭康成孔穎達云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作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太平之勲命魯郊祭天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録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令魯侯有盛德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是得臣

子追慕借其嘉稱以美其人故稱頌凡孔鄭之說支離抵牾如此昔鄭伯以壁假許田春秋非之晉侯請隧襄王弗許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武子作鍾而銘功臧武仲謂之非禮季氏舞八佾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孔鄭既為魯不當作頌而曰借天子美詩之名而稱頌是名器可以假人也孔子曾無一言示貶反列二頌為經孰謂孔子不如林放乎噫頌而

可僭則僭莫大焉亂莫甚焉非聖人删詩作春秋之意也且孔鄭觧經時莫謬妄此之妄作何其甚哉傳曰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葢章句之徒守文拘學各信一家之説曲生异義古之作者固無取焉僕亦取焉足下以為如何忽因起予遂荅來諭非逞辨而好勝亦欲釋千載之惑用資撫掌觧頥且假一言介于府公可乎如曰未安願復恵教

上吴大尹書　　楊天恵

其蜀之淺丈夫也知蜀之故二三策而已矣蓋秦寃之
論天帝會昌之詳神禹石紐之生三皇柢車之出頗譎
誕不經而左思之賦兼六合之交會總八區之豐蔚跨
諸夏之富有復浮夸少實惟是風俗文順自古以然傳
記所錄者是可觀也其大者漢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
唐有陳子昂李白咸以文詞為世宗長然處考於史相
如之文以楊得意而顯雄之文以容之薦而彰子昂之
文以上書而達顧不知當時收伯大人為誰獨無一人

能無半語扳數子而發之者蜀去長安東京為險遠計一時牧伯之選必其世議所謂材任公卿乃為之數子既豪傑士其文采艶發初弗自閟又近在宇下宜易知察方且親以身臨之竟不能回一眄之勤為若人寵其他則又何説也且使數子戀戀鄉里不一遊京師則上林之雄麋羽獵之崛奇感遇之頓挫其遂堙矣乎肉食者安忍處此蓋君子之用世莫樂乎得材邇臣之報國無大於薦士夫惟王襄為刺史薦王褒蘇頲為長史厚

李白良可人意然漢唐上下數百年獨有二公耳其難得如此嗚呼某之生也後不得與斯人接也而廼今於閣下幸見之閣下道德純明名實與美以法從之貴主盟斯文以方面之尊愛肅士類自開府以來西南文藝之俊聯薦畢附賓籍者焯焯有聞矣其高者殆將與之同升金玉於王度其下者猶欲使之有立鼓吹於儒林以故搢紳歸仁人物慕義而某此時以貧窶之故受壓岷山之陽食指猥衆待耕耨而後飽誠不可一日捨穡

事以游其何日以來雅拜於大君子之前重以不幸有幽憂之疾有癖違之累先自絶於明時亡所用於天下慙恐逋匿不復自齒於人倫尚敢驤首卬臆希咳唾餘澤於一二英材後邪令者穡事有閒舊疾小愈妄自念言前日聯薦墨附賓籍者非某同社之良則皆旁邑之望也此其與某拜賜何以異故顧上名謁仰慶門下之多獲俛賀吾人之有遭焉而不敢有所請謹治書具刺載拜奉獻以代將命者之詞伏惟閣下引之斥之前

之卻之惟命之須弗敢知也不宣

上制置使書　　黃源

源竊惟蜀視中原最險遠最僻陋自古用天下無以蜀為也然秦漢不得蜀則不能東鄉與大小爭衡而吳晉以來立國於江左者每每倚蜀為重蓋漢資蜀富饒以自給山西之形蜀之力埶相半焉當此之時蜀得十二蜀居吳楚上流而吳視楚為西門楚視蜀為巨蔽蜀一動搖而吳楚皆不帖席矣當此之時蜀得百二顧今有

秦漢規畫天下之權有江左憑藉江淮之勢資於蜀而恃之以為守其勢與力二者兼取之則蜀在今不翅天下重也天子往嘗以執事鎮瀘又總戎於蜀口今又舉全蜀而畀之執事者總制焉此非天子以蜀重而蜀以執事重故歟自古用蜀者諸葛亮當第一而李德裕次之德裕南抗夷北引天下之力以自重其為功易就而亮獨以蕞爾之國南抗蠻西抗夷東備吳北敵魏無天下之大援而功視德裕過之夫亮為力難矣然而猶未

若執事令者之難也昭烈之後亮一步不出大城門者三年而後為渡瀘之役而後為渭上之役夫堂之不植則其本顛大城其堂也故三年而治之藩之不固則有後憂蠻夷其藩也故力戰而服之蜀已安矣蠻夷已服矣於是乎出其兵以與魏人角於其門亮之用蜀本末如此視德裕為難而視令猶易之也當令執事實難焉萬斛之舟順流舉帆一日而千里何則因於水之勢也夫因其勢而順導之則苟有志焉皆可以成事勢不足

以自強力不足以有為而求以立大功於當世蓋唯有道者能之而英偉豪傑不世出之才不逮也某愚意今蜀之力其強盛充實不若亮時遠甚而縱橫施設先後次第之功惟吾之所見務在利社稷而不為嫵者又非亮時比夫任大責重與古無以異而憑藉扶持之勢絶不可同日而語則執事之為力顧不難於亮哉雖然執事有道者自始鎮蜀迄今五年於玆譬之一元之運生生化化無一草木不被而道德之威凜然人望而畏之

在民則和在軍則肅莫之為而為之者此天人也蓋其力十倍德裕而過於亮天子寧虛鼎席而久勤執事以蜀凡大庇吳楚而勢有不得已也某老矣往嘗以下吏趨走於執事之前既辱知之矣得闕猶遠願備一官於麾下究觀執事德業之萬一退而終身行焉以毋負知遇之渥執事其幸進之否乎俯伏俟命

上汪制置書　　王㳟

某聞之佚勝勞治勝亂佚與治在我勞與亂在人此非

兵説也用國説也埶相衡事相權能得其機而執之則先者勝夫惟在我者無宿憂則其力全力全則有成謀處我於佚與治乘彼之勞且亂有所不動動必有濟譬如人之一身將與人鬭當無事時必思休息屈伸使筋骸之會無不舉之處夫是以能待敵於卒然而無後憂如無故而先自勞其身以犯風雨暑寒之變則病將起於腹心而中先潰自謀且不給何有於制人以六國而敵一秦六國之力全秦雖强無奈其為從也而六國者

汲汲然不能以一日此其勢不歸秦而何歸天下皆曰晉之東不能濟一甲於長江之北履神州之故封自今觀之有不足怪何者上流之勢皆移於人一變僅止一變隨起所因且藉者皆内自戕賊之自古圖畫中原必兼用蜀而我初不能得既復不能有一失於李雄再失於苻堅三失於譙縱猶初無蜀也我既勞且亂幸彼之亦然故能支四大變于搶攘之餘此天也凡用國必有根本之地培植擁護當使其不摇取之常不盡其財而

用之常不盡其力是故愛根本如愛吾命而後可圖也令天下根本在蜀蜀根本在兵與民憂在民則不恤兵憂在兵則不恤民通而一之以故吾國實有統府在及令無戰時當使優游而不勞静治而不亂二者朝廷已寄之重臣開府而來一切鎮以清静凡所施設皆為國家惜大體而壅培其根蔕環數千里之地夜郎牂牁之境前此時斬艾草木以邇吾封乃令帖帖不敢少肆葢西南一面可賴矣天子注想名德攷朝家登庸龍首故

事在公已晚顧宣威虛府未有以畀蜀事者雖然上豈以一方易天下大計哉其自此歸矣而其預為蜀憂何者時方用兵符檄星流急科嚴征民曰不得已不敢怨令號為無戰而所在嗷嗷不異鄉時不知有急復何以加之諸葛孔明用蜀賦養蜀兵閉關息民十五年而後出之師行不能越五丈原國已坐困蜀之力易屈也今宿師十萬幾三十年盡西南之力以給而內郡至無備汶山以西邛筰以南牂牁犍為之壤皆控帶外夷綿亘

交趾而壄髻氊裘與我互市雖扼形勢之地無宿儲而有宂兵大抵爪牙脫落無全力矣盜之於人也必其垣墻之不支雞犬之不聞而後得其隙焉今秦川三邑號蜀門戸而無急憂豈不足憂哉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綿數百里梯空棧髙入不可出非騎兵衝突之地敵之長技至此無所施此堅守之國也所可深慮者吾之中枵然而虛問其武備有役之兵有戰之兵問其財賦廩無見粮帑無藏鏹郡縣皇皇日不暇給而民之為生

至不足賴非大臣見眇綿之幾誰當憂之往年閣下條
邊事三曰舉守臣曰訓土丁曰督軍儲而近者不許縣
邑括隱戶之賦此皆深思長慮為保護根本之計所以
惠蜀甚厚將次第為上盡言之某尚何所伸其喙雖然
嘗試妄論今之急政五一曰嚴戢貪吏之侵漁以杜邊
釁二曰大玫守兵之赤籍以責實用三曰明絕郡縣之
誅求以開民生四曰痛省官吏之冗員以去浮食五曰
盡蠲積年之虛額以寬期會蓋邊本無事而貪吏生之

軍本有籍而姦濫冒之調度既不得已而言利之人欲根株盡之經費至不能給而無益之員又蠹食之至若歲月之虚籍終不天降地出徒使其急征他取以赴期會如割股啖口竟亦何益誠莫若為之一洗使民輸以時獲而粟織而帛不至稱貸以重其困與夫上之四者皆以次舉行當此少休庶其佚而不勞治而不亂以備不戒此在執事一露章且卿者兵民之闕

闕題　　失名

十一月某謹西鄉再闕　中大先生閤下冬寒
闕　間神衛行府台候動止萬福某山林草野
之人自揣愚闇昧於事機平昔絶口未省對人敢談世
事然方此變故搶攘之會正執事兼收博採不棄芻蕘
之時刱傷弓之禽痛罹兵革流離間關僅貫一死於數
十萬里之外者蠃三十年矣時安與安時危與危偕兩
蜀之人同舟而濟風濤之憂方在洶涌不得晏然高眠

獨謂無事是亦其可以效言之秋也敢不避出位之誅
輙以管見塵冒台嚴人微言輕犯上不恭特恃其素蒙
知睠言之當否未必加責而執事有愛人之心洞先見
之機誠不忍瀕流數百里之民將墜塗炭慷慨一言惟
裁察比見州縣承准闕報制司已差發州軍一千人用
鈐轄甄宣賛將之又勾抽思州田家義軍亦一千人將
併也夔州當此之時兵不厭多廣張聲援實兵家宜然
川軍既是官兵部勒得人緩急之際不為無益師行以

律寧有它虞至於田軍有可議者此輩本是化外蠻夷性猶猨猱無復廉恥行無紀律居蔑營陣乍入華地飢窮寒乞見利動心輕生忍死勇於𢾺攘所過畜牧室廬爲之一空又有州縣游手失業之人負犯亡命之衆亦爲之用鼓唱氣焰導之爲惡隨衆前驅作孽尤甚又器械濫惡衣服藍縷無長矛大戟堅甲利兵臨衝兜鍪攻戰之具所習恃蠻牌偏刀手弩藥箭而已其勁弦遠矢發不過三四十步使之跳擲山林蒙蔽草野狙伺間便

潛機暗射挈短求長或有可用至禦大敵直兒戲耳竊意建此議者必狃於頃年幸勝王闢於油口便謂足以倚仗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殊不知曾無毫髮之利而已有丘山之害矣彼王闢者烏合叛卒敗亡之餘鎧甲不備人馬赤露初以此曹為不足畏易敵輕進數騎輒前不虞草間毒矢竊發卒為見困藥潰淋漓旋踵顛仆其餘倉皇退散山險道狹首尾隅斷不得相救遂為邀截得三二十騎於是張皇事勢妄要功賞所効首

虜多殺平人恣為欺罔官司幸其成事便以為然遂以奇功權分故有所扞格而不得行乃令蜀中外之事盡制於統府此非可為之時乎顧深念之其西山之鄙人往年不度其賤數袖書請見而下執事降色辭接之調一官躬耕待次日既一年從父老游而目世之病因六纛之東故敢妄有獻焉去作巖邑甚懦不武預以不治為兢兢然有盟不寒決不至為蠆尾以負所學不自知有庇身所也幸甚幸甚

荅李悅之榜雲安尉廳後小堂回馮公書

馮時行

某再拜奉違之久如想古賢哲日不置也馮某人至備聞啓處之詳足以開慰即日春晚伏審神仙無事之職履况清裕為喜中間蒙惠又使虎叔筆其說刻之石老友何其自得之淺也古之人以友天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謂之論世尚友此孔子以堯舜文王為友孟子以孔子為友其下揚子荀子以孔

子為友射者之志於的射而志的猶不能中況又不志的則射東中西矣況士須蓋棺五百年後是非乃定如僕不荅老友書幾半年矣老友必思舉其榜與記而棄之作事如此豈理耶吁老友之賢世無有令世士污穢宂雜以為計而老友忍窮蹈義令世士諂媚苟且而老友獨耿介不屈中心之所得與夫所稟者甚贊嘆所不能盡但亦有病病在不容不同類不能沉潛剛克嗚呼人世如此安得不隨波逐流以全真耶故孔子有危行

言孫之說堯舜時可謂古矣彼時已有九德之說蓋不相濟不足以為行不相雜不足以為文況寥寥萬世之下耶某有病望老友砭石俱下老友之病亦不敢不相扶持與公相友盡此矣至於希慕望遠追古人勿近取也砕其石火其榜勿取誚於悠悠之人乃所願也勿勿不宣

上夔漕費達可論調田軍書　杜東之

許之不知當是之時京西荆楚避地良民散匿山谷二

三百里闕　為其搜羅虜戮殆盡揆其酷毒百倍闕矣

其初自思州進發比至闕屯西遡桐漕小舟凡數百艘

凶燄薰蒸遠近愁嘆扶老携幼闕　生業竄伏山谷不

碎其手者亦幾希矣雖在州縣城市亦敢白晝剽奪官

司坐視莫敢誰何某是時方到鄂都目見射殺弓手節

級蘇選排闥突入人家劫取財物淫穢婦女或驅虜入

舟往往不還至今父老言之欷歔流涕不意今日又欲

輕蹈覆車之轍不知將以控禦扞闕且以策應漢沔耶

若以守關則帥閫提兵近在歸峽比伏讀詔書且察道路之言虜勢衰弱思漢之民相望風靡捨逆歸順捷音日聞王師一動有征無戰固非前日陸梁之比萬一勝負兵家常事苟或小失支吾則帥閫全師必退保川峽深據天險數千之衆以一當萬足以克事何苦一旦無事自引醜類置之心腹之地天下將有底定之期而一日太平之後瀕江數郡生齒之衆先天下之人獨受此禍豈不惜哉有如萬一虜騎窺關金人自來攻戰必以

精兵居先目為闕軍莫不身被重鎧墻進山壓自非神臂弓斬馬刀硬弩鉅斧不能却也其勢非王闢之比乃欲以射鼠之機摧折其鋒此所謂怒螗螂之臂當車轍以童子搏賁育雖三尺之童誠未見其可也苟能輕佻故敢當前一為虜騎衝突則必恃其輕趫飛崖踔壁攀蘿引蔓四散驚走間入關內大掠沿江然後還其巢穴當此之時我又能回戈以事剪伐乎此又其尤可慮者唐蜀人有言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不虛語矣大抵施

黔瀘戎一帶覊縻熟矣居其鄉土以為邊障一日有變以夷攻夷使自相吞噬耳其習俗器械足以相制若用以當長驅不制之虜其不相侔亦灼然矣則是又不足以為漢沔後繼必也徒殫民力以供億之外憂未除自掐内患果何賴焉靖康初王以寧以其先人甞開邊辰沅又有沅州李允文者以新民擢第因范世雄自桂林入覲道過湖北二人建議以謂峒丁可用遂大發辰沅靖武岡闕邵鼎澧二萬人擢以寧河東節度以援太原

虜人見之輒大笑揄次之役以鐵騎張兩翼徐麾而蹦籍之無一人還者此不堪用之明驗也紹興初夔帥張公道從始調此軍張公威望素著力足以制其變亂雖已潛行刼虜猶有所憚間一歲韓公天啓帥夔再招之即不能誰何矣公然於帥府通衢作過此事未遠尚可詢而知也即令上下人情固非恟恟憂懼其雖迫衣食當權輕重亦捨所圖旦夕遡挐竽累遠竄矣意謂府城可以覼縷坐末會台旆出按不免僣易筆此書密愬雲

安吳節推置中投行府茍未必以為愚不曉事欲望速
賜詢訪所至民情若聱言不誣即乞移報制司與帥閫
亟止其行或已狩下思州恐蠻夷之情觖望生怨姑令
申嚴點集以待緩急勾抽可矣昔苻堅南冦桓冲自武
昌送卒五千謝安却之以為既不足增損徒令敵人竊
我虛實今政使其卷土皆來無益於事況此羸殍餓卒
千人非徒無益適足生事者乎且軍興之際百姓彫弊
財用匱粮一出其力萬一沿江遭其毒手瘡痍未合忽

有謂歛吾民不賴生矣茲執事大人所宜留心者也不
勝懸晴西望急廹之情某每不量力嘗論自古夷狄更
迭盛衰姑以李唐言之太宗刷渭水之恥逐突厥徙幕北
幾犁其庭寢其皮矣未幾玄宗遠治閤羅鳳之罪一舉
而喪師十萬自此西南兩番合力拒命終唐之衰卒不
能制國朝澶淵講觧之後北方無事獨誅叛西鄙用兵
幾至百年幸而自儂智高來南蠻衰弱中間瀘戎雖小
倔强旋即革面然蜂蠆不為無毒狼子野心未保其往

而爰自軍興保兩川者或不究事機援引醜類賴以濟功信其誣罔之言縱其殘虐之暴不惜節鉞使相以寵其身官其子弟稍入内地使之目侈城邑之美口極甘脆之味躬被纖麗之服習知山川之要害道里遠近雖其向化之心未遽其他萬一桀驁沉鷙之人出於間隙揺動邊疆未可知也此韋皋聽其遣子入學之弊深可鑒矣況邇來邊吏或非其人失撫綏招懷之道南平清溪連歲相繼小有風塵之警矣可漫不加省耶此又其

大者遠者傳曰涓涓不止流為江河毫毛不剪將尋斧柯詎可忽耶先事而言類似迂闊狂妄敢於執事輒一發之併惟台察幸甚霜霰日嚴軺車在行敢冀於國家多事之秋為君父生民倍保台重不宣

全蜀藝文志卷二十九